

# 自序

我對於西南問題的注意，始於西安事變以後，但因身在北方，又無關於西南現狀的書籍可讀，故一年來祇在腦海中存一種憧憬而已。

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北平首遭淪陷，無數青年脫險南來，我也是其中之一。去年十一月到長沙，在長沙足足住了四個月。在這個時期內，我國的抗戰有很大的變化，上海、南京、杭州相繼失陷。從前線避居內地的人成千成萬，西南成了抗戰的重要腹地，而西南問題更為人所注意。

西南究竟有些什麼神祕？要知道這個，非得讀西南的歷史和觀察現存的許多事實不可。明瞭了問題所在，再去求解決，非為難事。葉恭綽先生等近在研究西南文化的開發問題，他以為要開發西南文化，非得先了解西南的民族不可。葉先生的意見是很對的。

所以今日的第一個問題，不是空談如何開發西南，而是要實地去了解西南。握住了這個重心，

切實做去，開發的工作，自然隨之暢行無阻，事半功倍。

二月中筆者得有機會參加長沙臨時大學湘、黔、滇旅行團，兩個月零十天，行了三千五百里，這對於旅行者自身，是件非常高興而值得紀念的事情。途中草草寫成此冊日記，既乏材料，又無系統，但所見所聞，都忠實記之，自問無愧。湘、滇公路雖不能代表整個西南，然也為西南的重要幹線。本書如能給與旅行者細微幫助，實為慰付，匪敢自滿。至於西南專題研究報告，旅行團中教授同學沿途所得甚多，定能不吝見告，以享讀者。

最後一言，尚須告諸君者：西南是一個資源豐富的地方，將來開發，前途遠大；但高山峻嶺，急川湧流，只利於自守，而不宜於向外方發展。故國家失去江、浙、華北，以及任何沿海一角領土，而不思收回失地，則生命上所受的威脅，便無解脫。蜀漢的往事，可以為鑒，這是同胞們應共知道的。

書中相片多幅，為楊君啟元攝贈，特致謝意。著者二七，五，蒙自。

# 目次

一 起程以前	一
二 江上風光	一
三 益陽道上	五
四 常德——湘西的經濟中心	八
五 桃源·桃花源	一
六 往沅陵的道中	三
七 沅陵——湘西的重鎮	六
八 兌縣——湘西的門戶	一〇
九 初入黔境	一四
一〇 鎮遠——黔東的重鎮	二八
一一	三一

西南三千五百里（從長沙到昆明）

二

一一 訪問苗寨

一二 苗村佳話

三六

一三 從施秉到黃平

四〇

一四 重安江上

四三

一五 鍾山聯歡

四六

一六 從貴定到龍里

四九

一七 陰雨迷濛話貴陽

五八

一八 從清鎮到平壩

六三

一九 安順——黔西的經濟中心

六七

二〇 火牛砦名勝

七三

二一 黃菓樹瀑布

七五

二二 所謂紅岩碑

七七

二三	壩陵橋・關索嶺	八〇
二四	盤江鐵索橋	八一
二五	安南的麻瘋病	八四
二六	從安南到普安	八五
二七	盤縣——黔西的門戶	八七
二八	黔滇邊境	八九
二九	滇南勝境	九〇
三〇	平彝——滇東的門戶	九一
三一	白水	九二
三二	曲靖——滇東的重鎮	九四
三三	馬龍的風物	九五
三四	易隆・楊林・大板橋	九八

西南三千五百里（從長沙到昆明）

四

三五 昆明初印象

一一〇

# 西南三千五百里

——從長沙到昆明——

## 一 起程以前

在敍述我的三千五百里長程以前，先得介紹我們的出發地——長沙，全面抗戰的重要後防。

長沙是湖南的省會，市濱湘江下游東岸，爲長江中部的有數大城。湘江臨市西的部分，有水陸湖與市區相平行。洲長六七里，長沙是否因爲這個沙洲而得名，那就要請教歷史家方可知道了。湘江因爲有這一條狹長的沙洲生在江心，所以一年中大部分的時光，由市區靈官渡西往嶽麓山，是要過渡兩次，然而當冬令水乾時，沙洲西面水道乾涸，由洲上到嶽麓山可在沙上踐踏而行，故只須

過渡一次。

因為近年來西南交通的突飛猛進，湘、滇公路完成，粵、漢鐵路通車，使長沙在全省在全國的位置，更為重要了。加之，當此抗戰的時期，我們對於湖南是抱着有極大的希望的。一般言之，湖南人的體格要比江浙人強健得多，女子也個個精幹。刻苦耐勞是湖南人的本色。所以我們希望，今日的湘軍不但有曾國藩統率下的英勇，而且要充分地發揚民族國家的至高的精神和理想。

我初來長沙時，上海抗戰正是酣熱，朋友們從上海從南京寄來信，從容地描摹着必勝的自信。首都一天數次的空襲，沒有妨礙工作，防空室裏裝置了電燈，有桌，有椅，有水，有烟……一個上海的朋友的信上這末寫着：「今天午後到外灘看戰鬪艦，灰色的，灰色的，一根一根一根的礮，不過都靜止着。後來在書店裏看漫畫，發見華君武出了個滬戰漫畫單行本，內容為工部局樂隊慈善演奏節目，繪有戰神執指揮棒，演奏羅店旋舞曲，淞、滬交響樂，空軍幻想曲……」不過長沙在「遼遠」的後方，連華君武的漫畫都不得欣賞的民衆，是無所興奮，更無所「從容」。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我軍退出大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淪陷。在長沙市上所發現的是無

數的汽車，無數的避難者，各色各樣，一批一批，從公路從鐵道上退下來，他們帶着新的感覺，新的知識，有強烈的刺激性，如急性流行症般的立刻在這個內地的重鎮上展開了威力。

於是長沙也振作起來了。裝置高射砲，建築防空壕；公共場所，十字路口，畫起醒目的抗戰圖畫；每天有名人講演，電影院充作大講堂，唯生也好，唯物也好，聽衆總是擠擠一堂。於是深處長江中部的長沙也成爲抗戰的後防要地了。

湖南有湘、沅、資、澧四江，江水皆先集中於洞庭湖，然後注入長江，而以湘江爲最重要。湘江發源於廣西靈川縣東南的海陽山，北流至興安縣東分水塘，以秦始皇時史祿所鑿的靈渠和灘水相通，稱爲灘湘；東北流入省境，至零陵和瀟水相會，稱爲瀟湘；更東北流經常寧，至衡陽縣和蒸水相會，稱爲蒸湘。湖南有三湘之稱，有兩說：一說是指湘鄉、湘潭和湘陰，一說便是指灘湘、瀟湘和蒸湘了。湘江北流，在喬口以下，分若干水道注入洞庭湖中，水盛時，湘潭以下，可通中等汽船，小汽船可上溯到衡陽，民船更可通到廣西桂林。長沙市西江心的水陸洲又名水盤州，在夏季可作天然浴場。

嶽麓山因爲古人把他當作衡山的山麓，故名嶽麓山或靈麓峯，所謂衡山七十二峯，嶽麓也是

其中之一。山麓有宋朱熹講學的嶽麓書院，現爲湖南大學校址，院旁有唐李北海（邕）寫的麓山寺碑，以屢經刲火，所以字跡頗爲漫漶。山峯不甚高，樹木繁茂，松竹夾徑，冷泉清澗，曲折盤繞。山上有黃克強和蔡松坡烈士等墓。下瞰湘水，風帆上下，一幅天然畫景，正是：「試問西山雨，何如湘水春。」  
（朱子的詩句。）

## 二 江上風光

二月十九日，新生活運動四週紀念，隨着長沙臨時大學湘黔滇旅行團出發，帶了紙筆洋蠟，穿了布襪草鞋，從韭菜園經中山路而至江邊。街道兩旁高懸着美麗的國旗，千千萬萬地在空中飄揚。我們離開了有了四個月感情的長沙，心中自然有些依依。

我們旅程的第一階段，由長沙至常德，計劃是坐船的。當晚，一切都安排完畢，五條民船在滿天星斗下，靜靜的駛離了夜的長沙。

夜半，升起了下弦的月來，大地沈鬱，生命藏在裏面。我和同伴李君把行裝搬上船頂，用木板和包鋪蓋的油布搭成了人字形的帳幕。寒風颼颼從江上吹來，風裏帶着從小汽輪的烟囱裏冒出來的煤灰，我們呼吸一口氣，把全身藏進被窩裏，頭也不敢伸出來向外探望。記得在一個暑期當中，遲和我讀了木刻家洛克威爾·康脫(Lockwell Kant)的荒島遊記而大上其當，我們帶了營帳，食

具，畫板，小洋號，紙牌和綢質的鮮明國旗上莫干山，學營竹林，遇大風大雨，人家笑我們，說我們年輕瘋狂。可是如今呢，三年悠然飛逝了，爲了戰爭，國家把我們送往後方，從故都遷來長沙，又從長沙遷往昆明，流亡中的困苦，決非如彼木刻家所能幻想了。

清晨的陽光，投射在野花野草的露珠上，世界還是那麼光明的。在船上簡略的洗過臉，把露水打濕的被氈展開來晒太陽。

船過臨沚口已是中午了。船旁近岸，準備午餐。水上的鄉姑，雙雙駕着小舟向我們划來，小舟上有赭色的熟煮雞子，有天真活潑的微笑。祇須化二三分錢，他們歡迎我們過渡，在平靜的江面上搖擺擺地飄盪着。如時間不限制我們，一定隨她們去桃花江——這個似乎充滿着神祕的地名，對於我們，也許永遠是一個閉了眼迷迷濛濛追求的仙境了。

黃昏，在甲板上觀天色，閃爍的星星，千顆萬顆；旁近的船裏傳出了小洋號的幽鬱聲來。我憑着幼時在夏夜裏母親姊姊們爲我講南斗星，北斗星，大人星，小人星的故事的記憶，還能認識這個是南斗星，那個是北斗星。

(二十二日)船過廣闊的沙灘而至門板州，距洞庭湖祇有六十里。中午抵甘溪港。本來計劃是出甘溪港由沅水而去常德，因自甘溪港上行中間有一段水太淺不能行船，於是臨時改變路線，轉東南駛向益陽。打算從益陽起，開始步行。

船轉了方向，駛入資江。資水比湘水更美麗，透明的淺綠色，風吹來，碧浪滔滔。傍晚，船抵青水潭，益陽山色遙遙在望。我們在青水潭投宿一晚；次日三更造飯，五更應卯。東方乍魚白色，江上飄浮着一片薄霧。匆匆吃了早餐，整理行裝。忽然，天空飄下了雨來，一點一滴落在江中，把靜靜的水面劃了無數的圓周圖案。一時，江上的薄霧升騰而上，粉紅色的天空變得烟雨惱人。

### 三 益陽道上

我們攜了雨具，沿着資水，進發益陽，一小時便臨城下。

益陽位資水下流，長沙和常德間的公路以此間爲中站，四週城牆多半已傾廢，顯係是一個古城。但自公路通車以後，這座古城又漸漸繁榮起來。湖南省是到處產竹，益陽的竹器更爲有名，不過我們都是行色匆匆，還有那個願買點來作紀念。

在細雨中通過縣城而跨上了湘、滇公路。這似乎才是我們旅行的開始。沿着這條公路，到盡頭便是我們的目的地——昆明，可是我們的興趣的指針並不是正向昆明；在公路兩旁，深深地隱藏着而期待我們的兩條腿去開發的，才是我們的希望。

一小時後，雨也止了，天空又一片片泛着粉紅色。我們一羣羣沿着公路上坡下坡，不時見着長途汽車往來。

繼續走了四小時，到達軍山鋪，今日的行程便告了個結束。（今日全程四十里。）

軍山鋪是一個跨在山坡上的鄉村，沿公路有幾家雜貨鋪，幾家客店。背後是蛇形似的山，前面是層層的水田。上田的水不絕地流注下田，水聲潺潺；日光下，不絕流動的金黃色的水面，一叢叢深綠的茶樹（榨茶油的茶樹）夾着滿山的菜花，豐盛富庶，充滿了山谷平地。研究地質的朋友告訴我：湖南的土地厚，雨量也多，土壤裏含的化學成分如鈉如鉀也特別豐富，尤其是嶽麓山至常德一帶如是。

（二十五日）昨夜大雨，清晨起來，道已乾了。石子粘土的路面，堅實而且美觀，兩旁栽着枝條參差的桐子樹，公路蜿蜒地在山窩中伸展着，一起一伏，山坡上的草木已長得青翠可愛，池畔偶見幾株棕樹，挺直地頗有如春之嚮導。下午三時抵太子廟。（今日全程共五十里。）

次日晨離太子廟，天色陰沉。中午過牛路灘，河水浚急，汽車至此，必需舟渡。又二十里至薛家鋪，休息一小時，下午二時許至石門橋。（今日全程五十里。）

石門橋已在常德縣境，離常德祇三十里。晚飯後，黑夜尚未降臨，和旅伴散步阡陌間。田中菜花

西南三千五百里(從長沙到昆明)

已作金黃色，落日的光輝從雲彩裏透出來照着遠遠的山崗，宛同一幅圖畫。

## 四 常德——湘西的經濟中心

(三十六日)晨八時出發，至德山有去湖北的叉路，我們沿路繞着巷口的山坡上下，渡木排浮橋，過峭壁下的小河，出巷口下坡，前面是一片平原。

正午，渡沅水至常德縣城。沅水江面開闊，水作翠綠色，當我們在小划子裏渡江的時候，同伴李君真忍不住要跳下水去，來一個二百米自由式，北方是沒有這樣美麗的水的。湘贛沅澧這四條水的沿岸，不知道產生了多少英雄美人，桃花江和益陽的風情，人家都說是水好的緣故。我們也還記得幼時讀江湖奇俠傳，常德和岳陽同是江湖奇人的出沒之所。

常德縣，古爲黔中武陵地，清時爲常德府治城瀕沅水北岸，東西長約四五里。除公路外，和長沙、岳陽、漢口都有輪船通行，黔省和沅水流域的貨物，都萃集於此。和沅水平行的中山路，爲最繁盛之區。街道都是石板，市內有洋車。公路南站在沅水南岸，北站則在城的北端，去桃源、臨澧都由北站起。